

〔美〕约翰·拜伦著



环间谍破丁

——沃尔克家族间谍网的兴亡

新华出版社



6811



2 017 7145 8

打破间谍环

——沃尔克家族间谍网的兴亡

〔美〕约翰·拜伦 著 文思 译



新华出版社

打破间谍环

——沃尔克家族间谍网的兴亡

〔美〕约翰·拜伦 著
文思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售
新华出版社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插页2张 157,000字
1991年7月第一版 1991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800册
ISBN 7-5011-1091-3 / D·187 定价：3.30元

60643/2

译者序

沃尔克—惠特沃斯间谍案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间谍案，对美苏关系和美国反间谍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影响。这本中篇纪实文学详尽而又生动地记叙了此案的侦破、审理过程，以及它对美国的重大影响，对了解复杂激烈的美苏间谍战、提高我国人民的警惕都很有教益。

作者约翰·拜伦 (John Barron) 是美国的著名苏联问题专家，出版过《今日克格勃》、《米格机飞行员》等关于苏联的著名著作。作者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沃尔克—惠特沃斯间谍案于1986年审判后仅一年的时间里就出版了本书。其反映事件之及时、文笔之优雅、情节之精彩，使之在西方受到普遍的赞誉，成了轰动一时的最受欢迎的纪实文学作品。

作者写作态度严谨，在正文之后附有详尽的注释，逐一列举了所有材料的来源和出处。然后又根据人名、机构、事

件等主题词目编有索引，以便有关专业人员研究和查找。由于注释和索引部分对我国读者意义不大，为节约篇幅，我们略去未译。

作者对正文的个别内容写了少量注释，我们一一照译。为了便于阅读，对有可能影响到读者对原著的理解的地方，我们酌情以译注方式加了少量注释。由于我们不打算让此书起到政治、历史、地理或文学专著的作用，因而对书中出现的大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名，凡对理解原文影响不大者，我们一律不注。原书中还出现了德文、拉丁文和拉丁字母拼写日文词汇，根据同一原则，我们也大多把它们直接译为中文，没有象原著中那样把它们表示成（英文之外的）外文。

由于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书中的某些政治观点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望读者注意批判地阅读。

1990年大年三十于长沙

鸣 谢

在加工本书，使之达到出版水平的全过程中，休福顿·迈福林出版社提供了作者所要求和所希望的一切帮助。我感谢它的第一流的专家，特别是我的编辑洛比·马考莱。

我还要感谢《读者文摘》杂志社的朋友们和同事们。编辑主任威廉·舒尔兹不断给予我建议和鼓励，对每一章都作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助理编辑威廉·贡不厌其烦地整理了手稿，纠正了初稿中的许多错误。《读者文摘》华盛顿分社的帕克里夏·麦克拉马纳准确无误地打印了全部手稿，并在许多方面给了我大力支持。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给予我指导，告诉我机密的人。他们无私的信念是：广大公众应该了解美国历史上最恶劣的间谍案的真相。

关于其他资料来源和我所得到的帮助，请参见书末的注释。

目 录

一	RUS来函	(1)
二	出问题了	(28)
三	可怕的秘密	(47)
四	揭开RUS的面具	(76)
五	“这是难以置信的”	(93)
六	透视间谍网	(112)
七	对灾祸的评价	(129)
八	莫斯科叛逃者的揭发	(158)
九	间谍环内部	(179)
十	情况汇总	(229)

结束语

注释 (略)

索引 (略)

一、RUS来函

1984年仲夏，旧金山的约翰·彼得逊和比尔·施密斯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华盛顿几个读过所有有关文件的人也大概地了解了这件事。但是缺乏证据，谁也不敢直言不讳地说出真象。

美国的军用密码本是由天才们设计，用世界功能最强的计算机产生的。一流的、严谨的科学家能在数学上证明，它们是不可求解、无法破译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如果有谁对这种看法持反对意见，那就无异于让人指责自己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使自己成为同行们在茶余饭后的笑料。他们会说他：**臆想狂，疯子，聪明过人但想入非非，看问题过于简单化，麦卡锡主义者①**。它再次表明，在一个强有力

① 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 1909—1957）是美国参议员，美国政坛的极右派代表人物。五十年代曾发起反共运动，对美国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忠诚调查，鼓励美国人告密和指控别人的亲共而不忠于美国的行为。

——译注

当局的管理下，我们是多么幸福！

因此他们都保持沉默。但是他们知道，美国正受到致命的危害。

• • •

多亏珍妮特·福尼叶发现了第一条线索。任何不象她那么细致入微的人都会把它忽视掉。

从孩提时代起，珍妮特·福尼叶就是个细心的孩子。她在得克萨斯州阿瓦朗长大，那是一个只有三百多居民的小农村。她高中毕业所在的班级只有九个同学。她的祖父是村长，父亲是警官，后来还当过地方法官。父亲具有得克萨斯州坚韧的执法人员的典型外貌，西部片《博尼和克莱德》的导演硬拉他在片中扮演了一个配角。

珍妮特立志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因此进大学后不久就退学加入了联邦调查局，在达拉斯城当打字员。她发育成了一个体态丰满的年轻女人，一双快活的绿眼睛和一头红色的秀发使她特别惹人注目。同事们发现，她总是在办公室勤恳地工作到工作结束，主动地纠正拼错的单词和不合语法的句子，亲切地接待来访者。

由于工作勤勉和为人踏实，她被晋升为秘书，1976年在巴黎的美国大使馆得到一个肥缺。她学会了法语，品味了上等葡萄酒和美味佳肴，参观了巴黎的画廊和博物馆，对密码术和使馆工作人员使用的密码机也有了一些了解。

在法国任职四年之后，联邦调查局把她召回国内，让她自由选择在哪个城市工作。她选择了旧金山。1980年8月，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自告奋勇地帮她搬进了一幢公寓。后来，她与他们中的一员结了婚，他就是高级特工彼埃尔·福尼叶。

珍妮特由秘书提拔为反间谍处的一名调查助理员，负责来信来访工作。她必须礼貌地避开精神病人莫名其妙的打扰，耐心地聆听醉汉的胡言乱语；对悲伤的寡妇表示由衷的同情，她们来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寻求友谊。另外，她还必须拆阅由心情恶劣的人寄来的署名的或匿名的信件，估量它们的价值。有些信件的发信人对他们离异的配偶、邻居或有关人员虚构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指责。还有一些信件绘声绘色、细致入微地报告了发信人构想出的某些案件或阴谋的细节。

从原则上说，所有匿名信——哪怕是那些貌似有理的——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归入无价值文件中。联邦调查局多年的工作经验表明，匿名通讯很少含有有价值的真实情报。光明正大、敢说敢当的男人和女人提供的线索往往比隐名埋姓者提供的蛛丝马迹有价值得多。一个审读者如果没能在匿名邮件中发现偶尔埋藏的珍宝，他不至于受到什么非难，因为查出这种疏忽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一个审读者如果让从事调查的人力物力浪费于一个事后证明是根基不牢的线索，那么别人却会责怪他缺乏判断力。

尽管如此，从在达拉斯工作的时候起，珍妮特就牢牢记住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行将谋杀约翰·肯尼迪总统之际，联邦调查局曾接到过他寄来的一封恐

吓信。可是它却被人一笑置之，扔进了废纸篓。因此，她以对待一切来访来信的一贯严谨作风，认真看待了她收到的这一封匿名信。

1984年5月11日上午，珍妮特打开一封寄给“加州94118，旧金山市金门大街450号，联邦调查局负责人”的匿名打字信件。她读了两遍，接着就想把它放入无价值文件中，心想：这人间谍小说读得太多。他想入非非，以为自己也成了间谍。或者他在耍什么花招，想把我们当傻瓜耍弄一番。我会像个笨蛋，如果我……

但是她排除了自己以上的想法，乘电梯从联邦大厦七楼去了六楼。她大步走过安有防弹玻璃的接见室，经过一道电子控制门，走进了苏联科。她在这里找到了高级特工约翰·彼得逊，把这封信交给他，同时说：“我认为这里有某些我们应当重视的东西。”

“好的，珍妮特，”他回答，“我在午餐后读一读。”

珍妮特·福尼叶以柔和的南方口音恳求：“约翰，请立即读一下。”

彼得逊站在原地开始读它，接着坐了下来。信上写着：

亲爱的先生：

我从事间谍活动已有多年，具体地说，我把军事通讯的绝密密码的密钥表、技术手册、军事情报和等等泄露了出去。

在干了几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些情报被送给了

苏联人。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感到懊悔，想洗手不干。现在我决定不再提供情报——我的联络人还不知道我的决定。当初他们曾经威胁过我，说没有他们的同意我不能洗手不干。那时，我认为这种威胁只是虚张声势。

总之，我写这封信的原因是要给你们（联邦调查局）提供破获一个也许十分重要的间谍集团的机会。（我知道我的联络人至少还招募了三个其他成员。他们正在积极地提供高度机密的情报。）（我的联络人对我是十分信任的。）

我把文件交给我的联络人（一个美国公民），他再把它交给一个外国联络人。（那人的真实身份——克格勃间谍或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是并不总是如此，有时还使用某些美国国内的联络点。有一个美国联络点总用来接受指示和经费。

如果你对这件事有兴趣，可以在《洛杉矶时报》机密启事版的“私人消息（1225）”栏用广告形式通知我。我合作的条件是要绝对保障我免于起诉，关于我和我的身份，要对公众绝对保密。我在今后四周内将注意阅读《洛杉矶时报》的星期一版。另外，我将按照我的生活来源被中断的程度要求获得一些经济补偿。

广告的形式：以“RUS：”开头，接着就写你想告诉我的任何信息。如果你的信息不够明确，我

会再给你写信。在我决定合作之后，你会从一个律师那里得到我的回音。否则，一切都会终止。

你真诚的

RUS①

在彼得逊读信时，珍妮特一直呆在他身旁。他站起来，握住她的手说：“谢谢你，我立即立案调查。”

彼得逊委托他最信任的人——他本人——处理这个案子。他立即起草给RUS的答复，并且把RUS来函连同他的答复用密码通知了联邦调查局总局。彼得逊没有请求总局批准他发表回信和开展调查，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总局：旧金山分局打算这么办，“除非总局持反对意见”。这种措辞尽管不太稳妥，但却是效率颇高的应付官僚主义的策略。华盛顿的官员们可以不加解释地轻易拒绝一项请求，但是对于一项已经展开的调查，他们却不可能不把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的理由纪录在案就随意终止它。

那天，反间谍处处长威廉·施密斯外出了，委托彼得逊代行权力。因此，在原则上彼得逊有权做他所做的这件事。当然，如果严格照章办事，他就应该稍等几个小时，在与处长商谈之后，再根据处长的命令立案调查，让处长把这项任务分配给自己，同时还发报通知华盛顿。但是，分局所有真

① RUS的信件是原件抄录的，信中有多处文理不通、拼写错误和语法错误。这种情况在译文中难以体现，特此说明。以下各信同。

——译注。

正了解他的人对他毫不迟疑地着手行动，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从外表上看，约翰·彼得逊是一个相貌英俊、衣着考究、行为端庄的人，但他内心又是个英勇无畏的战士。他出身于一个内科医生家庭，在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度过了阔绰的童年。他本来可以在父亲的资助下享受高等教育。但是在十二、三岁时，他看了电影《勇敢的伊沃·吉玛》，电影明星约翰·怀纳在该片中扮演无私无畏的海军陆战队中士。从那时候起，彼得逊就树立了自己的崇高志向：做一个约翰·怀纳所扮演的那种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士。彼得逊十七岁那年的夏天，父亲带领全家漫游欧洲，然后又去了苏联。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彼得逊当海军陆战队战士的决心更加坚定了。1966年初，他在大学才学习一个学期，就毅然决然地去了一个征兵站，他问：海军陆战队能不能担保把他作为一名陆战队士兵派往越南前线。在得到保证之后，他立即应征入伍了。当时他才十八岁。

在越南的十三个月的战斗更加坚定了他当初投身海军陆战队的信念。他本来是打算超期服役的，但是他的排长却让他认识到，如果他想在海军陆战队或任何其他单位得到晋升，他就必须接受更高的教育。

1969年，他作为一年级新生在圣何塞就读。那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大学校园里，大规模的、甚至往往十分激烈的反战示威风起云涌。彼得逊在十四支警察部队求职，好使自己与示威者的斗争合法化。尽管他有实战经验而且体魄强壮，

还是没有任何警察部队招募他，因为他的身高仅五英尺七英寸，远远低于警察部队的招员标准。

一个他十分信任的教授曾经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他告诉彼得逊，联邦调查局所要求的起码身高是五英尺七英寸。按照他的忠告，彼得逊加入了联邦调查局，在萨克拉门托支局当职员。同时，他利用晚上的时间继续他的学业。1972年，他取得了学位，联邦调查局雇他做正式特工人员，送他去越南语学校进修了一年，然后把他分配到反间谍处工作。彼得逊在这里也象在海军陆战队和大学一样，一直在寻找最激烈的战斗。

* * * *

1984年5月11日晚上，彼得逊在办公室一直呆到深夜。他不停地抽烟、呷咖啡，在房间里踱步，以振作自己的精神。浓雾笼罩着大楼，覆盖着下面的街道。他认为，在这样的气候里，金门大桥应当被封锁了。他一遍又一遍地看那封信，分析着信里的每个句子，思索着RUS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得到了许多摸索性的初步结论。

信封上盖着萨克拉门托的邮戳。这一事实再加上RUS选择了与旧金山分局进行联系，可以估计出他大概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

密钥表和技术手册是专用于密码工作的罕用术语。彼得逊知道它们仅仅是由于他早年做小职员时使用过联邦调查局的密码机。因此，RUS说他与密码文件打交道看来是真的。

在文职人员中，难得有人可以接到秘密军事通讯，因

此这位置名发信人很可能是部队里的人。

可是，在这一点上彼得逊又陷入了矛盾。因为信中提到了“生活来源”的中断，那意味着RUS没有军人的稳定收入。

信中，在“等等”之前使用“和”字，标点符号使用不当、拼写错误繁多、用词贫乏、行文杂乱，这都表明发信人文化水平不高。由于大多数军官都有大学以上学历，RUS很可能不是通讯部门的军官。

RUS说他从事间谍活动“已有多年”，又说他在干了“几年之后”才知道他在为苏联工作。在彼得逊看来，“多年”是指很多年：六年、七年、也许更长一些。

间谍活动的悠久性又表明，如果RUS是军人，那么他是个成年军人，而不是一个服兵役的年轻士兵。

这封信是一个打印原件的复印件。人们基本上无法根据复印件准确地查出原信是由哪部打字机打出的。这说明RUS懂得从事秘密活动的技巧。（彼得逊估计RUS擦去了信上的所有指纹，联邦调查局的化验员在事后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彼得逊觉得从这封信中还可以推出一些有用的线索，但在午夜时分他停止了工作。他已经精疲力尽，无法深入地考虑问题。而且，他在第二天上午还要与伯爵打交道。

关于为什么把比尔·施密斯①称为伯爵，有几种不同的

① 即前面已提到的反间谍处处长威廉·施密斯的别名。

——译注

解释。有些人说，这是因为他长得象伯爵——六英尺二英寸高，身材苗条挺拔，有一头浓密的铁灰色头发，面庞高贵伟岸，蓝色的眼睛时而显得威严，时而显得果敢。另一些人则说，他享有这个头衔是因为许多人认为他文雅端庄、风度翩翩，而某些恶意的批评者则认为他专横跋扈。

施密斯永远有许多恶意的批评者。彼得逊被公认为是他的同伙，根本不理睬这帮人的诽谤。这帮人都不能说流利的俄语和德语；要么他们没有博士头衔，要么他们的博士论文没有确切地研究过苏联对西方技术的剽窃。这些批评者中没有谁办过一件真正的案子、抓过一个重要的间谍、招募过一个苏联人或处理过一个关键的变节者。“伯爵从来不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几个月前，彼得逊在给一个新来的特工人员介绍工作时曾这么说：“他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一切。”

第二天上午，彼得逊来到施密斯位于大楼一角的办公室。在他看来，这间办公室就象一个大学二年级生的学生宿舍，主人总想等下一次考试之后再彻底打扫房间。房间里到处是图表、参考书、百科全书、辞典、文件和报告。墙上还有一张身穿三点式泳装的妖艳性感的姑娘的大幅照片，照片上写着：“祝全班男同学圣诞快乐，鲁鲁。”房间里唯一一块比较整洁的地方是计算机周围，施密斯在计算机旁度过了许多光阴。

施密斯知道，如果不是有要事，彼得逊不会不事先预约就闯进来，因此他接过信立即看了一遍。他放下信，不动声色地问：“你从哪儿搞到的？”